

景德傳燈錄

十九年

漢書門類			
三	三	三	三
九	五	一	號
一	四	函	架
冊	冊	冊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〇	三	三	書
函	一	三	號
一	四	一	架
冊	冊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331	
冊數	11(10)		
函號	架	64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吉列青原山行思禪師才六世之三四十二人

福列雪峰義存禪師法嗣下四十二人

福列安國弘瑫禪師

韶列林泉和尚

越列同巖可休禪師

杭列龍井通禪師

泉列睡龍道溥禪師

福列南禪契璠禪師

南岳金輪可觀禪師

韶列雲門文偃禪師

泉列東禪和尚

福列亦泰和尚

淺草文庫

襄列雲蓋山敏本禪師

洛京南院和尚

定列法海院行周禪師

漳列保福從展禪師

杭列童真寺宗清禪師

越列越山師魯禪師

泉列福清玄訥禪師

衢列南臺仁禪師

饒杭大錢山從藁禪師

他列和童山守訥禪師



建列夢筆和尚

福列芙蓉山如休禪師

潭列洛山棲禪師

益列普通山普明大師

璋列保福超悟禪師

南岳惟勁禪師 已上三十  
一人貝錄

台列十相審超禪師

新羅國大無名禪師

湖列清淨和尚

盧僊德明禪師

益列懷果禪師

青原山行思禪師 六世之三

福列古田極樂元儼禪師

洛京憇鶴山和尚

吉列潮山延宗禪師

隋列雙泉梁家庵永禪師

太原孚上坐

江列庐山訥禪師

路列玄暉禪師

益列永安雪峰和尚

撫列明水懷忠禪師

杭列耳相行修禪師

已上十一人  
機緣語句不錄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法嗣下

福州安國院明真大師弘瑤泉州人也姓陳氏幼絕葷茹自誓

出家於龍華寺東禪始圓戒體而造于雪峯雪峯觀其少

雋堪為法器乃導以本心信入過量復徧參禪苑獲諸方

三昧却迴雪峯雪峯問什麼處來曰江西來雪峯曰什麼處

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雪峯曰道什麼曰什麼處去來曰雪

峯見師忽潑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脫門把手教伊入不肯

入曰和尚何弘瑤不得雪峯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

僧何師因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旃檀之樹失之

於口甘露乃疾刺之園拈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

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

只為喚作拳頭師受請止困山峯徒臻集後閩師獨

師道德帝居安國寺大闡玄風徒餘八百矣僧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是即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句師曰問問問學人  
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忍到別處人  
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  
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踵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  
不許為老兄散却眾也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  
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拈示  
師曰抱璞不須斲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  
如何師曰更進一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  
方便事如何師曰枯樺之士類逢抱璞之流罕遇問向上路  
于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與飯著問如何是  
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釣之人問十二時  
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規眾樂處來何得步參  
若問學人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乃

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  
為什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什麼問如何是活人之劍師曰  
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後人之刃師曰只遮箇是問不犯鋒  
鎗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言師曰可殺汝吟  
曰為什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  
个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為什麼消不得師曰是什麼心行  
曰什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舉棊和尚住招慶  
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遮裏好致問僧便問和尚為何不  
居正位棊曰為汝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棊曰用汝眼作麼師  
舉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別是个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  
曰恁麼即大眾一時散去得也師亦自代曰恁麼即大眾一時  
禮拜

襄川雲蓋山雙泉院歸本禪師亦曰西雙泉以隋州有東雙泉故也京兆府人也幼出

躓音達足  
跌也

家十六納戒念法華經初禮雪峯雪峯下禪林跨背而坐師  
於是省覺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雙眉曰學人不曾  
師曰不曾煖禹力端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撥  
住其僧變色師曰我渡裏無遮箇師手拍鐵長特異于人號  
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先生僧問如何是塵師曰不覺成丘山師謂曰  
雲慈光大師辭出白雲門送扶師下塔曰款款莫教躓倒師  
曰忽然躓到又作麼生白雲曰更不用扶也師大笑而退  
洛京南院和尚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士博覽古  
今時人乎為張百會百來謁師師曰莫是張百會麼曰不  
敢師以手於空畫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尚不會什麼處得  
百會來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

是和尚親切為入處師曰大海不宿屍問如何是向上路師舉  
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  
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不畫路光曰莫便是不師曰是即露也  
郴州龍井通禪師處樓上坐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音氣天然別  
神筆畫不成曰為什麼畫不成師曰出羣不戴角不與類中  
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昔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  
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  
物不曾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拽出死死著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為  
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遊吳楚閒後歸執侍雪峯十日  
怨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作禮  
而退又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和尚稜深許之長慶稜

勦子小切  
說文絕

古字或乍処

和尚有時云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  
如來無語只是無三種語師曰作麼生是如來語曰聾人爭得  
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長慶却問作麼生是如來語  
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什麼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云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  
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者商量猶未得勦  
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長慶良久師曰情知和  
尚向山鬼窟裏作活計長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  
過膝一曰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且  
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拍船子歸宗案別云和尚只解問人雲峯謂眾曰諸上坐到  
望州亭與上坐相見了到烏石嶺與上坐相見了到僧堂前與  
上坐相見了師舉問鴉胡曰僧堂前相見即且置只如望州亭與  
石嶺什麼處是相見鴉胡驟步入方丈師歸僧堂東澗云此二尊僧會是相見相見  
試斷梁貞明四年丁丑歲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譽割保福

所

要會元作  
直

泯會元  
默作泯  
默之時

些子漢初  
遠近

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然堂師曰須起  
箇築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仕者還識麼若識得  
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要待雨  
淋頭僧乃申問曰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  
宗教師曰還會麼曰恁麼即羣生有賴也師曰莫把那不淨  
塗汚人好僧出禮拜師曰太德好與莫覆却船子問泯默將  
何為則師曰落在什麼處曰不會師曰睡漢出去師見一僧  
乃以杖子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痛聲師曰那個為什麼  
不痛僧無對會行挂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  
示師曰上坐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好莫傍家  
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  
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  
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

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只如當時受佛什囑底事  
 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  
 事不從人得自已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猶未是在又立珍重異印上堂大衆雲集師曰有人從佛  
 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什麼不見且道佛法  
 利害在什麼處僧曰爲有分麤境所以不見師曰此之自代曰若  
 是佛殿即不見僧曰不是佛殿還可自否師曰不是佛殿見什  
 麼問十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什麼不見  
 師曰不可更捏自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  
 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  
 因什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手電之機徒勞待思問欲入無  
 爲海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便請曰便怎麼進去  
 時如何師曰也是涅槃堂裏漢師見僧喫飯乃托鉢曰家常

貌或龜  
 乞音氣  
 与也

僧曰和尚是什麼心行有尼到參師曰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  
 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即不無師自別云  
 和尚是什麼心行玄覺因舉法眼見僧擔券以一塊土放擔上云吾助汝僧云謝和尚慈悲  
 般別有道理什  
 麼處是心行處問師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曰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僧  
 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乃打之僧曰恁麼即山鬼窟裏全因今  
 日也師默而已玄覺云什麼處是山鬼窟裏林中路住住不去不住處便是山鬼窟裏師問僧  
 什麼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僧無  
 對師舉洞山真讚云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僧問如何是山中  
 人師曰汝試貌掠看曰若不點兒幾成貌掠師曰汝是點兒曰  
 和尚是什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豈師見僧數錢乃展手曰乞  
 我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若到恁麼地  
 將取支去師曰汝爲何到恁麼地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江西  
 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

傳第五

歷左右法眼別云問如何是火不燒余不弱師曰若是水火即  
被燒溺和尚見師問飯頭鑊闍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  
曰和尚莫護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  
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待者適來僧問什麼其僧再  
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難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  
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見僧乃曰汝作什麼業來得恁  
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護又好師  
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待  
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大殺因愛壽無對師  
自代曰更謝和尚是傳示師住保福僅一絕學眾常不  
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奇備錄闍師禮重為奏命服唐天成三  
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室問訊師謂之曰吾與汝相識年  
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法燈別云和尚解

既又謂眾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  
既至矣師去即是住即是師曰道曰恁麼即某甲不敢造次  
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踉蹌告寂即三月二十一日也  
泉州睡龍山道溥號弘教大師福州福唐人也姓鄭氏寶林  
院受業自雪峯印心住五峯上堂曰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  
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  
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  
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  
榜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榜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密宗印乃自誓  
充飯頭服勞逾十載嘗於眾堂中袒膊釘簾雪峯觀而記  
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辭歸故鄉  
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眾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



鼎代切大鼎也

如雪峯所誌周廣順初年八上錢王請施寺之大殿演無上乘  
黑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去問如何  
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sub>初</sub>片有餘僧問如何是學人進前  
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  
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錢王持加禮重慶延命府以始住院  
署六通大師顯德元年甲寅季冬月示疾壽全四塔于大慈山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曰若是名言妙句諸方揔道了也今  
日眾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得一句麼若有即不孤負於人時  
有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二義曰見問師曰已落  
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  
爲什麼人和師曰什麼處去來  
越州諸縣且縣越山師飛號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

後因闍王請於清風樓<sub>蕭</sub>坐又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  
清風樓上<sub>赴</sub>官齋此日平生眼<sub>豁</sub>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  
將來歸呈雪峯雪峯然<sub>之</sub>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個佛身曰  
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眾示偈曰眼光隨色  
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sub>只</sub>自與明朝<sub>揭</sub>畢<sub>跏</sub>趺而逝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州福唐人也姓蘇氏依石佛寺齋合禪  
師披剃戒度既圓便參雪峯雪峯曰近前師方近前作禮  
雪峯舉足踏之師忽然冥契師事十二載復<sub>廢</sub>麻叢林止南  
嶽法輪峯師上堂謂眾曰我在雪峯遭他<sub>躡</sub>直至如今眼  
不開不知是何竟東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六衆初參後  
下堂師召曰大眾衆迴首師曰看月大眾看月師曰月似寫弓弓  
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  
法身主師曰不可<sub>林</sub>上安<sub>林</sub>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拈<sub>掌</sub>三下僧曰

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什麼問從上宗乘如何為又師曰我  
 今日未要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  
 曰掘取箇兒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華光師即托出問僧  
 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話默對未審將何對師曰出出法  
 師問僧作麼生是觀面事曰請師鑒師曰任麼道還當麼  
 曰故為即不可師曰別是著問如何是靈源下路師曰踏過  
 作麼雪峯院主有書來招師曰出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  
 入鏡轉師迴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即金須有僧問如  
 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泉州福濟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初住福清道場傳象骨  
 之燈學者歸慕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  
 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利木朱却半年糧曰為什麼朱却  
 半年糧師曰只為圖他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

善 或作壇  
音善

頭 會元作快

驢馬貓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  
 辨明師展足示之師住福清三十年大闡玄風終於本山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姑蘇嘉興人也姓張氏初參睦州陳尊  
 宿發明本旨後造雪峯而益資真玄要因藏器混衆于韶州靈  
 樹敏禪師法席居第座敏將滅度遺書於廣主請接踵  
 住持師不忘本以雪峯為師開堂日廣主親臨曰弟子請益  
 師曰目前無異路法眼別云不無益是人師云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  
 向諸人道遮裏作一場狼藉忽遇明眼人見謂之場筌具如  
 今亦不能避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什麼事欠少什麼向  
 你道無事亦是謾你也須到遮田地始得亦莫越口頭亂問  
 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事在你若見根性遲迴  
 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觀西觀看是箇什麼道理汝欲得會

或本心下有  
是字

麼都緣是汝自家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之期聞人說著便生  
疑心問佛問祖向上向下求見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老况  
復有言莫是不擬心麼更有什麼事珍重師上堂云我事不  
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休諸人更擬進  
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老萬巧廣設問難只是  
贏得一場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个事若在言語  
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什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  
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呵責見性  
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  
人道火不燒建口終日說事不曾掛著唇齒未曾道著半字後  
日著衣喫飯未嘗觸一粒米掛一縷線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  
說也須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行  
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師云三乘十二分教橫說

拈會元作拈

師上堂

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  
恁麼道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个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  
中有響易裏藏鋒瞬目千老風恬浪靜伏惟尚饒珍重師  
上堂云諸兄弟盡是諸方參尋知識決擇生死到處豈無  
尊宿垂慈方便之詞還有透不得底句麼出來舉看老漢  
大家共你商量時有僧出來禮拜擬舉次師云去去西天路  
迢迢十萬餘師問學人簇簇地商量箇什麼云大眾又立師  
云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屎著汝頭上直饒捻一毫  
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也是剋肉作瘡雖然如此汝亦須實到透个  
田地始得若未切不得掠虛却須退步向自己根脚下堆尋看  
是箇甚麼道理實無絲毫與汝作解會與汝作疑惑汝等各  
各且當人路事大用現前更不煩汝正掌頭氣力便與祖佛無  
別自是諸人信根淺薄惡業濃厚突然起得許多頭角擔

一奉無問上  
師字  
檢一本作拈

掠事苑音略  
奪取也

傳第五

一本無地字

鉢囊子細萬里受屈且汝諸人有什麼不足處大丈夫漢阿誰  
無分觸自承當得猶是不善便不可受人欺謾取人處分才見老  
和尚動口便好把持右驀口塞便是屎上青蠅相似鬪競接將  
去不取聚頭地商重苦屈兄弟他古德一期為你諸人不  
奈何所以方便垂言半句通汝入路遊般事拈放邊獨自著  
些子筋骨豈不是有少許相親處快與快與時不待人出息不  
保入息更有什麼身心別處閑用切須在意在意珍重師云盡  
乾坤把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  
來性德把老漢打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什麼道理  
饒向遮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搥折兩脚汝若是个入關說  
道什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暮面唾我耳目汝若不是箇  
脚手才聞人舉便當荷得早落第二機也汝且看他德山和  
尚才見僧上來拽拄杖便打趁時州和尚才見入門來便云且

性德蘇到  
德或作操

骨董一本作  
楹檯

市門頭一本開  
市

汝汝三棒或時云見成公案自餘之輩合作麼生若是一般抗虛  
漢食人涎唾記得一擔骨董到處逞驢唇馬嘴誇我解問  
十轉五轉話從朝問到夜論劫任麻還曾夢見也未什麼  
處是與人苦為處似透般底有人屈袖僧齋也道我得飯與  
什麼共語他日間羅王面前不取你口解說諸兄弟若是得  
底人他家依眾這日若也未得切莫容易過時大須子細古  
人大有葛藤相為處即如雪峯和尚道盡大地是汝夾山云百  
草頭識取老僧市門頭認取天子樂普云塵才舉大地全  
收一手師子全身揔是汝把取翻覆思量日夕歲深自然有  
个入路此事無你替代處莫非各在當人分上老和尚出世只  
是為你證明汝若有少許來由且昧你亦不得你若實未得方  
便撥汝則不可兄弟等是躡破草鞋拋却師僧父母行脚  
直須著些子精彩始得實若有个入頭處遇著不咬猪狗

傳第五

脚手不惜性命入泥入水相為有可咬嚼上眉毛高掛鉢囊  
 拗折拄杖十年二十年擬取徹頭莫愁不成辦直是今生未得  
 徹頭來生亦不失人身向此箇門中亦乃豈不虛孤負平生亦不  
 孤負師僧父母十方施主直須在意莫空遊州獵縣橫擔拄杖  
 千二千里走越邊邊經冬那邊過夏好求堪取性多齋供  
 易得衣鉢苦屈圖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如此行脚有什麼利  
 益信心檀越把菜糲米作麼生消得直須自看時不待人  
 忽然一日眼光落地到來前頭將什麼抵擬莫似落湯螃蟹  
 解手脚忙亂無你掠虛說大話處莫將等閑空過時光  
 失人身萬劫不復不是小事莫據目前古人尚道朝聞道夕  
 死可矣況我沙門日夕合履踐个什麼事大須努力努力珍重  
 師云汝等沒可恁麼了見人道著相意便問箇超佛越祖之  
 談汝且喚那個為佛那箇為祖且就箇超佛越祖底道理

箇出三界你把將三界來看有什麼見聞覺知隔礙著你有  
 什麼聲色可與你了什麼碗以阿那個為甚殊之見他古聖  
 不奈何橫身為物道不舉體全真物物全體不可得我向  
 你道直下有什麼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你若實未入頭處且  
 中秘獨自參詳除却著衣喫飯屙屎送尿更有什麼事無端  
 起得許多妄想作什麼更有一般底恰似等閑相似取來頭學  
 得箇古人話路識性許持妄想卜度道我會佛法了也只管  
 說葛藤取性過時更嫌不稱意千鄉萬里地却來耶孃師  
 僧和尚作遮去就遮般打野裡禿有什麼死急行脚去師上堂  
 云故知時運流漓迨于儂李近日師僧比去禮文殊南去遊衡  
 嶽若恁麼行脚名字比丘徒消信施苦哉苦哉問甚黑似漆相  
 似只管取性過時設使有三箇兩箇枉學多聞記持話路  
 到處覓相似言語印可老宿輕忽上流作薄福德業他日閻羅

王釘你之時莫道無人向你說若是初心後學直須著精神莫空記人說處多虛不如少實向後只是自賺有什麼事近前師上堂大衆雲集師以拄杖指面前云乾坤大地微塵諸佛揔在這裏許平佛法各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又諫得待老漢與你諫時有僧出云便請和尚諫師云遮野狐精師云汝諸人傍家行脚皆是河南海北各各盡有生緣所在還自知得麼試出來舉看老漢與汝證明有麼有麼出來汝若不知老漢謾你去也汝欲得知若生緣在比北有趙州和尚五臺山有文殊揔在這裏若生緣在南南有雲峯即龍西堂鼓山揔在這裏汝欲得識麼欲得識向遮裏識取若不見亦莫掠虛見麼見麼且看老僧騎佛殿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天親菩薩無端變作一條榔櫟木杖乃畫地下云塵沙諸佛盡向遮裏葛藤便下堂師云我看你諸人二三機中不能觀得空

披衲衣何益汝還會麼與汝注破久後諸方若見老宿舉一指豎拂子云是禪是道拽拄杖打破頭便行若不如是盡是天魔眷屬壞滅吾宗汝若不會且向葛藤杖裏看我尋常向汝道微塵刹土三世諸佛西天二十八祖唐土六祖盡在拄杖頭上說法神通變現聲應十方在縱橫你還會麼若不會且莫掠虛然雖據實實是諦見也未直饒到此田地未曾夢見衲僧沙彌在三家村裏不逢一人師驚起以拄杖劃地下云揔在這裏又劃下云揔從遮裏出去也珍重師上堂云和尚未衲僧直須明取衲僧鼻孔且作麼生是衲僧鼻孔衆皆無對師云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普請下去師上堂云諸和尚子饒你道有什麼事猶是頭上著頭雪上加霜棺木裏瞠眼灸瘡癩上著艾燻遮箇場狼藉不是小事你合作麼生各自覓取箇託生處好莫空遊州徼縣只欲捉搦閑話待老和尚口動便問禪

公才一本作公  
作体悟不如  
詰字

問道向上向下如何若何大卷抄了塞在皮袋裏小度到處  
火鑪邊邊三箇五箇聚頭口喃喃舉更道這箇是公才語遮不是  
這裏道出語遮不是就事上道底語遮不是體語體你屋裏考父耶老  
孃童却飯了只管說夢便道我會佛法了也將知你行脚驢  
年得个休歇麼更有一般底才聞人說个休歇處便向陰  
界裏閉眉合眼老鼠孔裏作活計黑山下坐鬼趣裏體當便  
道得个入頭路夢見麼似遮般底被一萬个有什麼罪過喚作  
打底不遇作家至竟只是个掠虛漢你若實有个見處試捨  
來看共你商量莫空不識好惡破地聚頭說閑葛藤莫  
教老漢見捉來勘不相當搥折脚莫道不道你還皮下有  
血麼以拄杖時趨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來草自  
青師問新羅僧將什麼物過海曰草賊敗也師引手曰汝為  
什麼在我遮裏曰恰是師曰更跨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

蠅即消及蠅  
蠅即消及蠅  
蠅即消及蠅  
蠅即消及蠅

師曰家家觀世音曰見後如何師曰火裏蟻蟻吞木盡問如何  
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問如何是雲巖泥牛吼師曰天地  
黑曰如何是雲門木馬嘶師曰山河走問從上來事請師  
提綱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  
東屋裏點燈西屋裏暗坐問十二時中如何即得不空過師  
曰向什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曾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  
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老玄擬思量何劫悟  
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游山玩水去曰如何是和尚自己師  
曰賴遇維那不在問曰吞盡時如何師曰我在汝肚裏曰和尚  
為什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去曰  
學人不曾請師道師曰閣黎公憑分明何得重判問生死到  
來如何排遣師展手曰還我生死來問如何是父母不聽不  
得出家師曰淺曰學人不曾師曰深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

五

五

曰汝怕我不知問萬機得盡時如何師曰與我拈却佛殿來與汝商量曰佛殿豈關他事師喝曰遮謾語漢問如何是教外別傳一句師曰對眾將來曰直得恁麼時如何師曰照從何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前有讀書人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久雨不晴又曰粥飯氣問古人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子師曰西山東嶺青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河裏失錢河裏漉師有時坐良久僧問何以釋迦當時師曰大眾立久快禮三拜師嘗有頌曰雲雨從尊峻白雲低水急遊魚不敢棲云已知來見解何煩再舉轆中泥

衢州南臺仁禪師問如何是南臺境界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閣梨即今在什麼處師後遷住本郡鎮境寺而終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

乘即得不美於祖風師曰還奈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開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未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什麼處來問如何是學人已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真銀也

餘杭太錢山從藁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眾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邊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轆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汝作麼生是轆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透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拈掌曰不會不會



池州和麓山壽昌院守訥號妙空禪師福州閩縣金姓林氏受業於古田壽峯問未到龍門如何溱泊師曰安命難存有新到僧參師問近離什麼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在汝口裏便是否師曰汝誑他聞主請師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勳非月裏兔毫木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聖文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福州古田極樂元儼禪師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什麼師曰莫癡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下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

曰恁麼即優曇華拈曲為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及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癡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什麼三乘五葉不出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拍祖佛盡迷蹤

洛京慈鶴山和尚柏谷長老來訪師曰大老去也谷曰還我不老底來師與瓶問駿馬又西秦時如何師曰向什麼處去

潭州瀉山棲禪師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先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黃蘗橋師曰賺却多少人

問不假初物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資福和尚來謁師下禪牀接資福問曰  
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沼曰怎麼即真  
道人也師曰且坐與衆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死曰如何是山中  
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益州普通山普明大師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  
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  
玄之珠師曰透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隋州雙泉山梁家庵求禪師問達磨九年面壁意如何師曰  
睡不著護國長老來師問隨陽境是男是女各申問問  
各別長老將何祇對護國以拳印中畫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  
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世住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  
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才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

何師曰慈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無師曰有曰如何  
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撐太陽

太原乎上坐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  
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坐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  
文殊麼師曰見曰什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  
聞小舉似雪峯曰何不教伊入吾領來師聞乃趨裝而邁初上

雪峯解院慧錫因分甘子與僧長慶稜和尚問什麼處將來  
師曰領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甘子甘子方上參  
雪峯禮拜訖立于坐右雪峯才顧視師便下看主事異日  
雪峯見師乃指曰示之師搖手而出雪峯曰汝不肯我師曰

和尚搖頭某甲攢尾什麼處不肯和尚曰到處也須諱却曰  
衆僧晚參雪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内只有遮和尚較些  
子雪峯便起去雪峯嘗問師曰見說臨濟有二句是否師

趨與趣同  
師古曰  
趨讀曰促謂  
速也治行謂  
脩行治柴  
入聲初  
甘子會元作  
柑子

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自視之雪峯曰此猶是第二句  
 如何是第二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真  
 道成師更不他游而掌浴室焉曰玄沙上問訊雪峯曰此閒  
 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玄沙曰待與和尚勘破言訖到浴  
 室遇師打水玄沙曰相看上坐師曰已相見了玄沙曰什麼劫中  
 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玄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雪峯  
 曰作麼生勘伊玄沙舉前語雪峯曰汝著賊也鼓山晏和尚  
 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麼處師曰老兄先道晏曰如今生  
 也汝道在什麼處師不肯晏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  
 來晏與扇子再徵之師默置晏問測乃歐之舉師在庫前  
 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  
 曰小狗子不消一踢師不出世諸方目為太原乎上坐終于維  
 揚

默置 會元師  
搖扇不  
對

緇 慈稜及說  
文帛也

繼踵 藏音義  
日踵之  
勇及繼踵猶  
嗣後也足後也

南嶽般舟道場寶闡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表  
 續惟壞衲以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峯深入淵奧復  
 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坐曰聞汝住楞嚴經鑒  
 曰不敢師曰支殊汝作麼生注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  
 唐光化中入南嶽住報慈東藏 亦號三藏 中有鏡燈座即華  
 嚴第三祖賢首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  
 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苟非  
 具不思議善權之誓何以能焉乃著五字頌五章隨見者悟  
 理事相融後終於南嶽師於梁開平中撰續寶林傳四  
 卷純貞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又製七言覺地頌廣  
 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皆流傳于世

景德傳燈錄卷第十九

傳第十九

延文戊戌重開  
雪江崇永刊行

本銀與書云

正平十四年季春下泚分句讀附音釋元類

同十八年粗誌

永亨五年癸丑閏七月上泚寫點訖

元一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之四百六人

△洪州雲居山道膺禪師法嗣二十八人

△杭州佛日和尚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

△洪州同安丕禪師

廬山歸宗澹權禪師

△池州廣濟和尚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

△歙州朱谿謙禪師

揚州豐化和尚

△雲居山道簡禪師

廬山歸宗懷暉禪師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

朗州德山第七世和尚

△南嶽南臺和尚

雲居山昌禪師

△池州松山章禪師

晉州大梵和尚

△新羅雲住和尚

雲居山懷岳禪師

△陰同嶺珽和尚已上十九人見錄

潭州龍興寺悟空大師

建州白雲滅禪師

潭州慕輔山和尚

舒州白水山瑋禪師

廬州冶父山和尚

南嶽法志禪師

新羅慶猷禪師

新羅慧禪師

洪州鳳樓山慧志禪師已上九人無機緣語不錄

△撫州曹山寂禪師法嗣十四人

撫州荷玉光慧禪師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

衡州育玉山弘通禪師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

襄州鹿門處真禪師

△撫州曹山慧霞大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處州廣利容禪師

泉州廬山小谿院行傳禪師

西川布水巖和尚

蜀川西禪和尚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

韶州華嚴和尚已上二十人見錄

廬山羅漢他隆山主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不錄

潭州龍牙山居道禪師法嗣五人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已上三人見錄

鳳翔白馬弘寂禪師

撫州崇壽院道欽禪師

楚州觀音院斌禪師已上三人無機緣語不錄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三人

鳳翔府紫陵匡一禪師一人見錄

饒州北禪院惟直禪師

濰州化城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不錄

△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二人

△洪州同安威禪師一人見錄

青林師虔禪師法嗣六人

韶州龍光和尚

襄州石門寺獻禪師

襄州廣德和尚

郢州芭蕉和尚

定州石藏慧炬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襄州延慶通性大師已上二人無機緣語不錄

洛京白馬道儒禪師法嗣二人

興元府青剎山和尚一人見錄

京兆保福和尚又無機錄  
語句不錄

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二人

京兆香城和尚一人見錄

高安白水李仁禪師法嗣二人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

杭州瑞龍幼璋禪師已上二人見錄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二人

二世疎山證禪師

洪州百丈安禪師

筠州黃蘗慧禪師

隨城山護國守澄禪師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

延州延慶奉璘禪師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

洪州百丈超禪師

洪州天王院和尚

常州正勤院菴禪師

襄州後洞山和尚

京兆三相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筠州五峰山行繼禪師

商州高明和尚

華州西谿道泰禪師

撫州疎山和尚

筠州黃蘗山令約禪師

揚州祥光遠禪師

安州大安山傳性大師

筠州黃蘗山巖禪師已上二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法嗣二人

澧州太守雷滿已上二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樂普山元安禪師法嗣十人

京兆永安善靜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實禪師

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

鄧州中度和尚

嘉州洞谿和尚

京兆卧龍和尚已上二人見錄

嘉州黑水寺慧通大師

京兆盤龍和尚

單州東禪和尚

鄜州善雅和尚已上二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江西逍遙山懷忠禪師法嗣二人

泉州福清師巍禪師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二人見錄

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五人

澧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

陝府龍谿和尚已上人 桂陽志通大師

廬州壽昌院淨寂禪師已上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黃山輪禪師法嗣一人

郢州桐泉山和尚見錄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二人 洋州大巖白和尚又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文殊和尚見錄

洪州上善院令超禪師法嗣二人 洪州南平王鍾傳又無機緣語句不錄

河東北院簡禪師

青原山行思禪師第六世

前洪州雲居山道旌月禪師法嗣 杭州佛日和尚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又奪得我機者即我師

卸 四夜支

矣尋抵于江西謁雲居雁和尚作禮而問曰龍爭珠誰是得

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

師無對同安代道頭即勿交師乃投誠入室便禮雲居為師後參夾山才入

門見維那維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暫來禮請和尚不

宿維那曰夾山許見未許便問什麼處來師曰雲居來曰

即今在什麼處師曰在夾山頂上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

師乃上揖禮拜夾山又問閣梨與什麼人為同行師曰木上坐

曰他何不來相看師曰和尚看他有分曰在什麼處師曰在堂

中夾山便共師下到堂中師遂去取得拄杖擲于夾山面前夾山

曰莫從天台得來否師曰非吾嶽之所生曰莫從須彌山得來

否師曰月官亦不逢曰怎麼即從他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怨家

從又得地作什麼曰冷灰裏有紅豆子爆喚維那來入安排

向明窓下著師却問燈籠還解語也無夾山曰待燈籠解語即

向汝道至明日夾山堂問昨日新到上坐任什麼處師出應諾  
夾山曰子未到雲居前在什麼處對曰天台國清夾山曰天台有  
瀑瀉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子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掛  
松蘿夾山曰此猶是春意秋意如何師良久夾山看君只是擔  
舂漢終歸不是弄潮人曰大普請維那請師送茶師曰某平  
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維那曰和尚教上坐送茶曰和尚尊命  
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掃茶椀作聲夾山迎顧師曰釀茶三  
五碗意在鑿頭邊夾山曰鉢有便茶意籃中幾箇甌師曰鉢  
有便茶意籃中無一甌便便茶行之時大衆皆舉甌師又問曰  
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夾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  
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个知天曉夾山曰大衆有久歸去  
歸去從此住昔請歸院衆皆仰歎師後迴浙西住佛日而終  
蘇州永光院真禪師上堂謂衆曰言鋒若差鄉關萬里直須

一本作  
合取口

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非常之口人焉度哉問  
道無橫徑立者皆危如何得不被橫徑所侵去師以拄杖轟凸  
拄僧曰此猶是橫徑師曰合取  
洪州鳳棲山同安不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吽吽僧曰如何  
是塔中人師曰今日大有人從建昌來問一見便休去時如何師  
曰是也更來遮裏作麼問如何是點額魚師曰不透波瀾僧  
曰慚恥時如何師曰終不你面僧曰恁麼即不變其身也師曰是  
也青雲事作麼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鷄抱子歸霄漢  
玉兔懷兒向紫微云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金果朝來候  
去摘玉花晚後鳳銜歸問路逢達道人不知語默對未審將  
什麼對師曰要踢要拳問不傷王道如何師曰喫粥喫飯曰莫  
便是不傷王道也無師曰遷流左降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  
曰不是恁麼人曰親宮事如何師曰道什麼問如何是毗盧師師



履或作李

正閑或空  
作坐  
會元正空閑

會元路下有上字

獲一號反  
手取也  
會元作挾

曰閣黎在什麼處出家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面前佛殿問  
片玉無瑕請師不觸師曰落汝後問玉印開時何人受信師云  
不是小小問如何是妙音師曰好問迷頭認影如何止師曰告  
阿誰曰如何即是師曰從久覓即轉遠也曰不從久覓時如何師  
曰頭在什麼處問如何是同安隻箭師曰腦後看曰腦後事  
如何師曰過也問亡僧衣眾入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打問將  
來不相似不將來時如何師曰什麼處著問本有選个時作麼  
生行履師曰尋常又作麼生曰恁麼却不改舊時人也師曰作  
何行履

廬山歸宗寺澹權禪師第二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曰失却  
威音王曰鳴後如何師曰三更平沈問盡身供養時如何師曰  
將得什麼來曰所有不惜師曰供養什麼人猶無語問學人  
為佛法來如何是佛法師曰正閑空曰便請商量師曰周

而有餘問太眾雲集合譚何事師曰三三兩兩問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師曰爭能肯得人又曰會麼曰不  
會師曰長安路則坑子問學人不問諸餘如何是佛法大意師  
曰三劫五棒問通通會底人如何道師曰只今事作麼生僧曰隨流  
師曰不隨流爭得息

池州廣濟和尚問疋馬單槍時如何師曰頭落也問如何是方  
外之譚師曰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廣濟水師曰無飢渴曰恁麼  
即學人不虛設也師曰情知你受人安排問遠來投乞師指示  
師曰有口只解喫飯問溫伯雪與神尼相見時如何師曰此間無  
恁麼人問不識不見請師道出師曰不昧曰不昧時作麼生師  
曰汝喚作什麼

潭州水西南臺和尚僧問如何是此間一滴水師曰入口即獲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靴頭

弥重會元作和上

廢師曰不因閣黎問老僧亦不知  
鄒州朱谿謙禪師饒州刺史與師造木藏殿師與僧同看殿次  
師喚其申僧應諾師曰此殿著得多少佛曰著即不無有久不  
肯師曰我不問遮不入曰恁麼即某甲亦未曾祇對珍重師後  
住梵率山而終

揚州華化和尚問如何是敵國奪基師曰下來問一棒打破虛  
空時如何師曰把一片來問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學人向什麼處  
立師曰莫飄飄麼

雲居山昭化禪師道簡世住范陽人也久入雲居之室密受其印而  
分營寺務典司樵爨以臘高居堂中為第一座屬膺和尚將  
臨順寂主事僧問誰堪繼嗣曰堂中簡主事僧雖承言而未曉  
其旨謂之揀選乃與眾僧會議舉第二座為禮主然且滿禮先  
請第一座必若謙讓即堅請第二座焉時簡師既密承師記

會皆也

山神會元安示樹神

略不辭免即自持道具入方丈攝眾演法主事僧等不愜素志  
因循規式師察其情乃禿院偈下山其夜山神號泣詰旦主事大  
眾奔至麥莊悔過哀請歸院眾聞山神連聲唱云和尚來也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  
粟如來師曰是日為什麼却預釋迦會不聽法師曰他不爭入  
我問橫身蓋覆時如何師曰還蓋覆得麼問蛇子為什麼  
却吞蛇師曰在裏不傷問諸聖道不得處和尚還道得麼  
師曰汝道什麼處諸聖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  
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閉著七間僧堂  
不伯阿誰教汝孤峰獨宿師示滅後廬州帥張崇施財建石  
塔於本山至今存焉

廬山歸宗寺懷禪師世住問無佛無眾生時如何師曰什麼人  
如此問水清魚現時如何師曰把一箇來僧無對同安代云問如何

是五老峰師曰突兀地問越水停輪時如何師曰磨不轉曰如  
何是磨不轉師曰不停輪問如何是磨中師曰交頭上面相  
不問世尊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事如何師曰正恁麼時作麼  
生曰不向無聞說師曰是什麼人問學人不到處請師說師曰  
汝不到什麼處來

洪州大善慧海禪師問不坐青山時如何師曰是什麼人問如何  
是解作客底人師曰不占上問靈泉忽逢時如何師曰從什麼處  
來問如何道即不違於師師曰莫惜口曰道後如何師曰道在  
麼問如何道得相親去師曰快道曰恁麼即不道也師曰用  
口作什麼師後住百丈而終

朗州德山和尚第十世問路逢達道人第十世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什麼對  
師曰祇恁麼僧良又師曰汝更問僧再問師乃喝出  
衡州南嶽南臺和尚問直上融峰時如何師曰見麼

雲居山昌禪師第三世問相逢不相識時如何師曰既相逢為什麼  
不相識問紅鑪猛談時如何師曰裏頭是什麼問不商量時  
如何師曰來作什麼曰來亦不商量師曰空來何益問方丈前  
空身時如何師曰汝身大小

池州秋山章禪師曾在投子作柴頭投子製茶次問師曰森羅  
萬象惣在遮一椀茶裏師便覆却茶云森羅萬象在什麼處投  
子曰可惜一椀茶師後謁雪峰和尚雪峰問莫是章柴頭麼  
師乃作輪椎勢雪峰止之

晉州大梵和尚問如何是學人願望處師曰共底豎高樓曰恁  
麼即超然也師曰何不攞手

新羅雲住和尚問諸佛道不得什麼人道得師曰老僧道得曰  
諸佛道不得和尚作麼生道師曰諸佛是我弟子曰請和尚道  
師曰不對君王好與二十棒

共字古本作  
并新本誤  
豎作架  
誤作共  
擺補買及西  
手擊也

不對會元  
不是

冷嶺字古文  
力井及  
何得

雲居山懷岳號達空禪師。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不鑿金照曰  
忽遇四方。面來。怎麼。生師曰胡來。胡現曰大好。不鑿照。師便打問  
如何是五癩萬病底藥。師曰汝患什麼。

冷珙和尚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曰。閻梨也。  
可畏。對面不相識。曰。怎麼。即吞盡百川水。方明。點心。師曰。雖說  
毛衣。猶披鱗甲。曰。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曰。盡方道也。出老僧格。

不得

前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法嗣

撫州荷玉山玄悟大師。光慧初住龍泉上堂。謂眾曰。雪峰和尚  
為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時有僧問。和尚如何。師曰。什麼處  
去來。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何是  
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怎麼。即徒勞側耳。師喚侍者。云來燒火。  
著問古人道。若記一句論劫。作野狐精。未審古人意如何。師曰。龍

泉僧堂未嘗鑠曰和尚如何。師曰風吹耳。來問路逢猛獸時如何

師曰。慙作麼。問如何是聲前句。師曰。恰似不道。問古人云。如紅鑪

上點雪。意旨如何。師曰。借取眉毛好。問如何指示。即得不昧。於

時中。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曰。怎麼。即全因和尚去也。師曰。因什麼

問如何履踐。即得不昧。於宗風。師曰。須道龍泉好。手曰。請和尚

好手。師曰。却憶鍾期。問古人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意如何。師良

又僧禮拜。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也是。屢寒。斷足。塵。師有時舉

拄杖示眾曰。從上皆留此路。方便接人。時有僧出曰。和尚又是

從頭起也。師曰。謝相。悉問機關。不轉。請師商量。師曰。亞得我

口。要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不可。有第二月也。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正

是第二月。問如何是如來。語。師曰。狂風可繩縛。問如何是妙明

真性。師曰。寬寬。莫搯。師上堂。良久。有僧出曰。為衆竭力。得。出

私門。未審放過不。放過。師默然。問如何是和尚。為。久。句。師曰。汝

是九色鹿問抱璞投師時如何師曰不是自家珍曰如何是自  
家珍師曰不琢不成珍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號聖師始因曹山和尚垂語云有人向萬丈  
崖頭騰身擲下此是什麼人衆皆無對師出對曰不存曹山曰  
不存个什麼曰始得撲不碎曹山深肯之僧問請和尚密付真  
心師曰欺遮裏無又作麼

衡州常寧縣育王山弘通禪師僧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  
混沌僧云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云衆曰釋迦如來出世四十  
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其中不避著耶與諸尊者共譚師良久  
云莫道錯珍重僧問學人有病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  
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即不問衡陽  
江畔事如何師曰紅鱸飯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  
亡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老僧

分會元作文

恁會元無恁字

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過即向你道曰文殊過  
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分

錢曰恁貧寒生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檢  
撫州金峰從志號玄明大師有進上坐問如何是金峰正主師曰  
此去鎮縣不遙閣黎莫造次進曰何不道師曰口如繅盤問千  
峰萬峰如何是金峰師乃引錢而已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  
如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猛吐却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壁  
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碑師後  
住金陵報恩院號謚圓廣禪師塔曰歸寂

襄州鹿門山華嚴院處真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有鹽  
無醋問如何是道人師曰有口似鼻孔曰忽遇客來時將何祇對  
師曰柴門草戶謝汝經過問祖祖相傳是什麼物師曰金欄袈  
紗衣問如何是由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百卷問和尚百年後

挾胡頰文

臨崖或作虎  
眼介雅曰准為  
澗火五文說文  
曰水崖也

向什麼處去師曰牛李作有本家作誦年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  
師曰汝若相隨莫向頭角曰諾師曰合到什麼處曰佛眼辨不  
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  
曾上牛山也無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師曰  
藕絲牽大象問劫壞時此不壞壞也無師曰臨崖觀虎眼特地  
一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朱却枕子問哥不  
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誰家生師有偈示眾曰片疑然光燦爛  
擬意追尋卒難見炳然擲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皆物辨是快活  
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頭來從是向里不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大師第二世住曹山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曹  
山不知曰佛出世後如何師曰不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  
山在裏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在裏許即求出僧侍立師曰  
道者可殺炎熱曰是師曰只如炎熱向什麼處迴避得曰向蓮湯鑑

炭裏迴避師曰只如蓮湯鑑炭作灰生迴避得曰衆苦不能到  
師默置

漢州華光範禪師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拍僧堂曰此際僧堂無  
門云師問僧曾到紫陵無曰曾到師曰曾到鹿門無曰曾到師曰  
嗣紫陵即是鹿門即是曰即今嗣和尚得麼師曰人情不扣即  
不可問非隱現是學人阿那个是和尚師曰盡乾坤曰此猶是學  
人阿那箇是和尚師曰適來道不錯

處州廣利容禪師姓維有僧新到師舉拂子曰貞路老師還具  
眼麼曰某甲不敢見人過師曰死在閣梨手裏也問如何是和尚  
家風師曰謝閣梨道破問西院拍手笑虛虛意作麼生師曰卷  
上簾子著問自己不明如何明得師曰不明曰為什麼不明師曰  
不是道自己事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師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  
師曰魯祖面壁因何受代歸師出送接話次郡守問和尚遠

出山門之利什麼物來師曰無盡之寶之吳獻太守無對後有久進語曰便請師曰太守尊嚴問千途路絕語思不通時如何師曰猶是皆下漢師謂眾曰若來到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即開下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郡商人

泉州盧山之路院行傳禪師青原人也姓周氏本州石鍾院出家福州太平寺受戒自曹山印可而居小巖僧問文潯向盧山石門為什麼入不得師曰鍾漢曰忽遇極利者還許也無師曰契茶去西州布水巖和尚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通思等身復心問寶劍未磨時如何師曰用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觸不得

蜀州西禪和尚問佛是摩訶降未審和尚是誰家子師曰泉上卓紅旗問三十六路阿那个露最妙師曰不出第一手曰忽被出頭時如何師曰春著地也不難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爛炒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老動念即乖學人如何進道師曰有久常擬為什麼不著曰即今事如何師曰早成差也

韶州華嚴和尚問既是華嚴還將得來麼師曰孤峰頂上千華秀之句當機對聖明問如何是道師曰靈樹無橫枝天機道合目前潭州龍牙山居道禪師法嗣

潭州報慈藏之化大師僧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何波蓮花

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

無問如何是向上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秋來黃葉落春到便開花師嘗著言養白日出連山月圓當不是無身不之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

八半 八或作九  
樹

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開帳張眼問如何是湖南境師  
曰樓船戰棹曰還許學之遊哉也無師曰在闍黎打澄問和尚  
百年後有又問如何祇對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龍牙山師  
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是不擬去師曰恁麼  
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良久却喚某甲學人應諾師曰  
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句徧大地句拈問便道一句問亦不  
道問如何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拈問便道句師曰  
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僧音證後僧不著重  
又行克後僧勤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求釘余八  
半拽不出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三門前神子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貧女抱子渡恩愛競隨流師問僧曰有亦不是無  
亦不是不有不無俱不是汝本來名不什麼曰學人已具名了  
師曰具名即不無名不什麼曰只遮莫便是否師曰且喜沒交涉

會元張王李趙

迴 一本作迥  
曉 會元作滯

曰如何即是師曰親切處更請問曰學人道不得請和尚道師  
曰別日來與汝道曰即今為什麼不道師曰貧不領語人不可  
得師又問僧曰姓王姓張姓李俱不是汝本來姓什麼曰與和  
尚同姓師曰同姓即且從本來姓不什麼曰待漢水逆流即向  
和尚道師曰即今為什麼不道曰漢水逆流也未師乃休  
前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法嗣  
鳳翔府紫陵匡定覺大師師至盤龍見僧問盤龍雲碧潭清  
必鏡無龍何處安龍曰沉沙不見底浮浪足蹟坑師不語自答  
曰金龍迴透青霄外潭中豈曉玉輪機盤龍步之師住後僧  
問曰未作人身已前作不什麼來師曰石牛步步火中行返顧  
休靜曰中草

前筠州九峰普滿大師法嗣  
洪州鳳樓山同安院威禪師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



會元作樹  
一本筆作勤

引會元作別

路邊地廟子見者盡敬奉曰見後如何師曰室內無靈林渾家  
不著孝問祖意教意如何師曰王充不曾知曉意金烏爭肯夜  
頭明朗如何是同安曲師曰靈琴不引人間韻知音豈度伯牙  
門曰誰人知得師曰木馬嘶時從彼聽反拊掌阿誰聞曰知音如  
何師曰知音不度耳達者豈同聞

前青林師度禪師洞山弟法嗣

韶州龍光和尚僧問入主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越國君王不

按劍龍光可不曾虧師上堂良久云不煩珍重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胡風扇漢地成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拊掌顧

視問如何是龍光句子師曰不空言素曰學人不會師曰啗問

如何極則為又處師曰愁懃付囑後人看問賓頭盧一身為

什麼趙四天供師曰干江同身萬古盡逢春師有偈曰龍光

山頂寶月輪照耀乾坤燦暗雲尊者不移元質千江影現

後人會元作  
後來人

會元不作曾

萬家春

四月姑法切與

襄州鳳凰山石門寺獻禪師京兆人也自青林受記兩處開

法凡對機多云好好大哥時謂大哥和尚初居衡嶽宴坐巖室

屬數山和尚歸寂眾請師住持師遂至潭州時楚主馬氏出

城延接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大道師曰好好大哥御駕六龍

千古秀玉塔排仗出金門王仰重延入天冊府供養數日方至夾

山坐道場僧問今日會何異靈山師曰天垂寶蓋重重異地涌

金蓮葉葉新曰未審將何法示又師曰無絃琴韻流沙界青和

響雁大千機問師唱誰家曲示風嗣阿誰師曰曹官商看品弄

辨寶須知珎眼胡曰恁麼即清流分洞下蒲月照青林師曰

多子塔前分的意至異世度洪音師自夾山遷至石門開山

創寺再闡玄風上堂示眾曰階墻殿上光輝之日無私士露具山

中晃耀之頭頭有據泣牛運步水馬嘶聲野老謳歌樵人舞

看會元作總

之或本作而

攔力丹及遮也  
騎駿一本常駿馬

袖太陽路上古曲音林下相逢復有何事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箇童兒抱華鼓好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駿馬驟高樓鐵鞭指盡胡人路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遍界黃金無異色往來遊十罷追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無相不為凡聖位經行身道沒蹤由問來手海玉誰是得者師曰張王李四出金門遍握乾坤石人托曰怎麼即不從久得也師曰三公九派排班位看取金雞眼也無問道界無窮際通身絕點痕時如何師曰涓涓白雲漫雲岳轉身玄路莫遲遲曰未審轉身路在什麼處師曰石人舉手分明記萬年枯骨笑時看問如何不動時如何師曰在什麼了曰如何即是師曰是非關鎖問如何是石門境師曰鳥驚飛叫頻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風射舊簾籠因般若寺遭焚有文問曰既是般若若為什麼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

無大羸瘦生四字  
思會元作私

權惚會元作龍  
葱上力同及下子孔父

襄州萬銅山廣德和尚巒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前人不住山後更忙忙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無力登山水芽力絕知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青問盡大地是不死屍向什麼處葬師曰北邙山下千丘萬丘師因不安僧問和尚患箇什麼大言羸瘦生師曰無思不慮的曰恁麼即知和尚病源也師曰你道老僧患什麼和尚曰好師便打

鄂州芭蕉和尚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權惚木盆  
定州石藏慧炬和尚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只遮个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作麼作麼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師曰喫茶去  
前洛京白馬道儒禪師法嗣

興元府青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底籃子拾生菜問如何是白馬境師曰三冬華木秀九夏雪霜飛  
前益州北院通禪師法嗣

俵波廬又散也

捷巨偃又說文門限也又作鍵戶鑰也又巨展及痲瘡疥也

京兆香城和尚初參通和尚問以兩箇時如何通曰箇賺汝師  
乃省悟僧問三光景色謝昭燭事如何師曰朝邑峰前卓五彩  
曰不涉文彩事作麼生師曰如今特地過江來問向上路請師  
舉唱師曰釣絲鉤不出問牛頭還得四祖意否師曰沙書不點  
落千字白下點後如何師曰別將撮俵人夫可恁麼即人人有也  
師曰汝又作麼生問囊無繫蠟之絲厨絕聚蠅之糝時如何師  
曰日捨不系思從妄得

前高安白水本仁禪師法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咸秦人也姓高氏總角之歲好遊佛宇誓  
志出家父不能止禮圭峯溫和尚剃度後謁高安仁和尚獨  
領微言潛通秘鍵尋迴洛下于中灘創溫室院常施藥存世  
丘患白癩眾惡之唯師延迎供養與摩洗垢穢斯須有神光  
異香既而辭去遂失所在所遺瘡疥藥香酷烈以逐聚而觀

不意會元作憶

音像以藏之梁開平五年忽思林泉乃歸終南圭峯舊居師下  
日閑步巖岫閒條觀磨衲數珠銅瓶檟笠觸之即壞謂侍者  
曰此吾前身道真耳欲就茲建寺以醜昔因當藉草開基有祥  
雲蔽日危于峯頂久而不散因目為重雲山先是谷多猛獸其日  
自別去及塞龍潭以通運潭中龍亦徙他所後唐明宗賜額曰  
長興學僧臻萃師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  
忘却問不意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師曰足下已生草前程萬  
丈坑問要路坦然如何履踐師曰我若指汝則東西南北去也  
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堆泥土問如何是重雲稱師曰任將  
天下勘問如何是截鐵之言師曰寧死不犯問如何是重雲境  
師曰四時不開華三冬盛芳草師再歸故山創寺聚徒涉四  
十五年誨人之暇撰歌頌千餘首度弟子于五百人未與節度  
使王彥超早遊師戶庭嘗欲披緇師止之曰汝後當榮顯焉

教門外護則可矣厥後果如師言及鎮永興與師再會益加尊  
禮周顯德三年丙辰夏有師詣府辭天臺山門事至七月  
二十四日體中無恙無識門人並示偈曰我有前問舍父母為  
修蓋往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住處事涉有僧愛  
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跌坐而逝壽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于  
本山

湖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  
司空出鎮廣陵師年七歲遊慧照寺聞誦蓮經志求出家伯  
父初不允因絕不飲食不得已而許之禮慧遠為師十七具戒  
二十五遊諸禪會薯山白水感受心訣三宗匠深器之咸通十  
三年至江陵會騰騰和尚囑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  
即止又值憨憨和尚撫而記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下菩薩  
王於江南富此時吾道昌矣天逸士各有密言授之尋抵天台

山於靜安鄉創福唐院乃契騰騰之言眾請住隱龍院也初  
四年浙東饑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木  
去乾寧中雪峰和尚經遊遺師櫻欄拂子而去天祐三年錢尚  
父遣使童建賈衣服香藥入山致請師領徒至府庭署志德  
大師就功堂安置置日親問法師請每半於天台山建金光明  
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光明大會師始於師也將辭歸山王加慈慕  
於府城建瑞龍院文穆至改延請開法時禪門興盛斯則憨憨  
懸記雁矣師上堂謂眾曰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荆胡但  
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為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个者  
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  
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且不可呼  
畫作夜更饒善哉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  
怪非于我事若是學語之輩不白少也知非直欲向空裏采

僧主會元主  
作正

華波中取月還著得心方麼汝今各且退思忽然肯矣始知瑞龍  
老漢事不獲已透迥大甚還肯麼時有僧問如何是瑞龍境師  
曰道汝不見得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後生可畏問窮然無雲  
如何是中秋月師曰最好是無雲曰恁麼即一輪高掛萬國同觀  
去也師曰捏目之子難與言至天成二年丁亥夏四月師乞憤塔高  
必命陸仁璋於西關巽勝地建塔創院賜名額令僧守護仍  
改天台隱龍為隱迹後吳軍師入府庭辭尚父囑以護法恤  
民之事期期順寂尚父悲悼遣僧主集在城宿德迎引入塔  
壽八十有七臘七十

前撫州疎山匡仁禪師法嗣

疎山證禪師第二世初參仁和尚得旨後遊歷諸方謁投子同禪  
師投子問曰近離什麼處延平來投子曰還將得劍來麼曰  
將得來投子曰呈似老僧看師乃指面前地上投子便休師遂

著衣會元著  
衣喫飯

除會作濟

去三日後投子問主事新到僧在什麼處曰當時去也投子曰二十  
年學馬伎昨日被驢撲師住後僧問如何是就事學師曰著  
衣掃地曰如何是就理學師曰騎牛去穢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傳  
際不收問如何是聲色中混融句師曰不辨消不及曰如何是  
聲色外別行句師曰難逢不可得

洪州百丈安和尚號明照禪師第二世問一藏圓光如何是體師

曰勞汝遠來曰莫是一藏圓光麼師曰更喫碗茶問如何是

和尚家風師曰手中巾巾半布問萬法歸一歸何處師曰未有

一不問問如何是極則事師曰空王殿裏登九五野老門前

不立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未認得時作麼生師本新羅

國人自日文統衆所度弟子道且等凡七人各從參嗣歎化一方

師滅後門人寫影法眼讚曰對面誰寫蟾輝碧池日面月面

輪圓須彌須彌指月面豪世明昭禪師語曰遠方方塵不

未有一个不同會  
未有一个人不門

問方誌歸一

指大悲何起我謂玄功胡是非是

筠州黃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經論學因增受菩薩戒而歎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况饒益有情乎且世間飽幻身命何可與戀哉由是置講課欲以身捐於水中飼鱗甲之類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滯於隅也師從此迴志參尋屬關津嚴駁乃謂守吏曰吾非前山來也尋相道他日必不忘恩也守者察其志遂不肯留且謂之曰師既為法忘身迴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踈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參師先顧視不衆然後致問曰利那便去時如何踈山曰量寒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量寒虛空不如不去踈山便休師曰量寒虛第一座第一座曰適觀座主祇對和尚語甚奇持師曰此乃率爾

會元竟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

實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愚迷第一座曰利那閒還有擬議否

師若言頓省禮謝退於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蘗

山聚眾開法世住終于本山今畧中全身如生

隋州隋城山護國院守澄淨果大師問如何是佛師曰遮驢漢

問盡大地是隻眼底人來師如何師曰地下漢問諸佛不到處

什麼人履踐師曰聃耳聃頭曰何人通得彼中信師曰驢面獸

顯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錯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人傳盡萬

人傳實問不落干將手如何是太阿師曰七星光采耀六國罷

煙塵

洛京長水靈泉歸仁禪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仰面獨揚

肩迴頭自拍手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洛河水逆流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騎牛戴席帽過水著靴衫

延州伏龍山延慶院奉璘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

聃耳 聃他耳反也 耳曼無輪也  
鬚 音朋一鬚 韻會髮亂 白

此海日裏挑燈問如何是伏龍境師曰山峻水流急三春足異  
 華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既是善知識為什麼却愛  
 財愛色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師問火頭培火了未曰低聲師曰  
 什麼處得遮消息來曰不假多言師曰身錢易窮喫了還飢問  
 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長齋冷飯曰又大寂寞生師曰僧家合  
 如是

齋 粗指切正作 殺雞俗作齋

安州大安山省禪師第三世問失路迷入請師直指師曰三兩前去  
 問裏步臨危請師指月師曰不指月曰為什麼不指月師曰臨坑  
 不推人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問重重  
 關鎖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爭得到滿裏白到後如何師曰  
 彼中事作麼生問如何是真中真師曰早字路頭泥佛子  
 洪州大雄山百丈超禪師海濱人也問祖意與教意同別師曰金鷄  
 玉兔聽遠須彌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洞深雲出晚

泥音泥塗 也音泥塗 作龍會通 泥

澗曲水流遲僧辭問曰今日下山有人問和尚說什麼法向他道  
 什麼師曰但向他道大雄山中虎生師子兒

洪州天王院和尚問國內按劍者是誰師曰天王問百骸俱潰散  
 一物鎮長靈如何師曰不墮無壞爛問如何是佛師曰錯

常州正勤院蘆禪師魏人也姓韓氏幼而出家老有童顏  
 得法於疎山之室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事若何師曰適然蕭

韶外六律不能過曰不過底事作麼生師曰聲前拍不散句後  
 覓無蹤僧問如何是正勤縣路師曰塗深三尺曰如何得到師

曰闍梨從什麼處來問如何是禪師曰石裏蓮華火裏泉曰如  
 何是道師曰楞伽峯頂一莖草曰禪道相去多少師曰泥人落

木入撥師晉天福中將順寂預告大眾及期闔城士女奔走  
 至院師囑侍訖怡然坐化明人葬于院後經三秋發塔觀全

身儼然髮爪俱長乃於城東闍維收舍利首骨重建塔

襄州後洞山和尚問道有又無時如何師曰龍頭蛇尾腰間劍  
京兆三柵和尚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覓縫不得曰如何是塔中  
人師曰對面不得見

前樂普元安禪師法嗣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京兆人也姓王氏父任物守因夢金像  
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群言年二十七入厭淨幻潛詣  
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受具唐天復中南讓樂普安禪師  
師器之容其入室仍典園務力習衆事有僧辭樂普樂普曰四  
面是山閣梨向什麼處去僧無對樂普曰限汝十日內下語得中  
即從汝發去其僧冥搜久之無語因經行偶入園中師怪問曰  
上坐豈不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不得已  
代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  
祇對和尚不須言是善靜語也僧遂白樂普樂普曰誰下此語

曰某甲樂普曰我汝之語其僧具言園頭所教樂普至晚上堂  
謂衆曰莫輕園頭他由住城隍五日人常隨也師尋辭樂普  
北還故山結廬而上道俗歸尚復遊峨嵋迴住興元連帥王公  
禮重後歸故鄉屬兵火之後舊寺荒廢師創永安禪苑  
以居之徒衆五百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什  
麼曰不可無也師曰甚麼即令道得曰道即無爭奈語偏師  
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  
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  
鶴鷺並頭躡雪睡月明鷺起兩灘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  
壁畫枯松蜂來不見燕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葉  
靈松觀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頭  
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劫不明曰劫後如何明  
師曰句不可得師往遊慧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軍丙午



推 音義  
曰推直  
進 追及或云推

歲冬鳴漢推長信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壽八十有九臘六  
十勅謚淨悟禪師

棘 蒲北切 捷 亦名爲鐘

饅 會元作縵  
山錦冠也

勤州烏牙山資禪師問未作一身以前作什麼來師曰三昧石  
牛坡上走夜瑞氣月前分問及馬單槍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  
信解括括猶較秦王一步在問又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  
曰雙鵬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  
軍不上便擒金牙徒勞括括問蠅蝶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  
輪天子下閻浮鐵饅頭上金花異

鳳翔府青峯山傅楚禪師涇州人也性淳貌古眼有三角承  
樂普開示心地裡宰于眾事一日樂普問曰院主汝去什麼處  
來師曰掃雪來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摠是曰得即也得汝向  
後有山住箇雲雲屈定矣自受記乃訪于白水白水問樂普有  
生機路是古師曰是白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

內 會元作綴

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白水曰此是樂普底作麼生師  
曰非但樂普夾山亦不奈何曰夾山爲什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  
機露師住後有僧問佛魔未現向什麼處應師曰諸上坐  
聽祇對問如何是臨機百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  
穿過羈體不知痛處問如何是明了底人哥師曰駿馬亦步不  
移銜身是騰出路

月 會元  
無枝長覆

鄧州中度和尚問海內不道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  
曉時人不自知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萬機昧不得曰未審  
照何物師曰什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  
門中不捨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內百川流問請和尚離聲  
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嘉州洞谿和尚初問樂普月樹無根枝覆法陰請師直指妙幽  
微樂普曰森羅萬象事不相依滾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

扣門 一本門  
作招 作問 拓

領見承洞問蛇師為甚咬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拈不出  
京兆卧龍和尚初開堂有僧問某曰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  
津通法海今日意如何師曰寶劍輝時豈該明暗

前江西道遙山懷忠禪師法嗣

泉州福清院師魏和尚號通玄禪師僧問披分來瑣的結道  
遙音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遊遊迴物外震不全問如

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為勞斷臂方為的曰無麼即

下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東外果滿十方知

京兆白雲無休禪師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後佛歸依

法歸來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前袁州盤龍山可文禪師法嗣

江州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

懸崖撒手去白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

司夜叉  
洪 或云洪字  
作鴻  
林 會元作裝

有異許由掛瓢問亦問不通如何通信師曰閣梨外邊惠許

相識問脫龍頭卸角獸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洪

門切忌更驚盧問從上諸聖將何交師曰有異祖龍行花節

迥超樓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受底又師曰寶衲珍牀猶尚

棄誰能麻葛傍他門問象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黃帝不曾

遊赤水珠承周象也盡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江

疑呈瑞色太陽暉後却米入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樂普問一極未發已前如何辨其

水脉樂普曰移舟請水勢舉棹別波灑師不愜意乃交盤龍

語同前問般龍曰移舟不辨水勢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僧

問如何是西來立意師曰石羊頭子回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

曰柱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

句師曰高塞虛空一曰高塞虛空即不問如何是句師乃打之

同會元作側  
同古本又

師凡有新到僧徒先令運土三擔示得曰南山路及  
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老汝在途經日又明明不曉却成迷  
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鄉其道與言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  
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動斤斧曰如何不動斤斧師曰木平時  
大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出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  
同論心秋月皎裏袈裟非舊助歌聲有鳥城關今日來下漚  
曾已曉師異迹頗多此不繁述滅後門人建塔刊石影本國  
謚真寂禪師塔曰普慧

陝府龍谿和尚上堂謂眾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  
下箇箇極作麼生免得下檝眾無對師自代曰下法僧問如  
何是無縫塔師曰前寶莊嚴今已了閉開語已多時

前拉州黃山月輪禪師法嗣  
鄂州桐泉山和尚初參黃山問天門曰十方無路有又道得攬

挑會元作穿  
拈會元作別  
擗力對又

羊出章江師對曰誓不閉龍無龍句黃山曰是你恁麼道師  
曰是即直言是是直言不是直言不是黃山曰擺手出章江黃山復問下  
和到處荆山秀玉即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鷲不於林下  
越野老不重太平年黃山深肯之師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  
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問請師挑掃師曰擗鼓  
轉船頭掉挑波裏月

前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和尚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  
問仁王登位萬姓盡恩和尚出世何如師曰萬里長沙駕鐵  
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

御覽

十四

除鐘男春渭估倡衣  
鉢重利子禪幽精舍

延文戊戌重開  
雪江崇永刊行

本録云

正平苗季春抄内之同十八年點之

永享癸丑閏七月中辭寫點訖

桑門元一



